



尚論編卷之十八

古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李綱字伯紀徽宗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遷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遂決內禪欽宗即位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靖康元年金將斡離不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欽宗暫幸襄鄧以避敵鋒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至以死激之而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復入見言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命綱為親

征行營使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多
所斬獲金人知有備退師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柟金幣割地鎮
遣質求盟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卿高往金
軍為質綱欲困金師半渡擊之約日舉事而姚平仲急於要功
襲其營不克金使來詰乃以李邦彥之言罷綱以謝金人太學
生陳東後康生言黃江不可在上書及軍民謹呼乞復用綱復
以綱為尚書右丞充防禦使將士皆奮躍金人惧稍稍引却且
得割三鎮詔太原中乃退師北去詔迎太上皇帝還京上下恬
然置邊事于不問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用每
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太原圍益急
南仲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綱行次懷州

有詔罷臧所起兵而宣撫司亦徒有節制之名又時方議和詔
止綱進兵召赴關尋除殿學知揚州未幾言者以綱專主戰議
喪師費財落職安置于建昌軍再謫江寧金兵再至上悟和議
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
而都成失守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即位應天拜
綱右相力辭不獲因泣謝云臣以十事仰干天聽度可行者賜
以施行臣乃敢受命議固是議也幸議收令議借逆議偽五日
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
刑之大者邦昌僭逆乃詔邦昌謫潭州吳玠莫俦而下皆遷
謫有差而李若水霍安國死節贈恤亦從綱請遂受命兼充御
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處靖康間遠甚非有規模而知先後

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俟吾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
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
河東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立使以宣諭天子恩德有
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使自為守資以禦
敵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因問誰可任者薦張所傳亮遂皆命以
使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應二司募者甚衆又力薦
宗澤留守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已而罷經制司
召傳亮還行在綱因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素與宋齊愈厚且嗜善客也
劾綱以私意殺侍從宋齊愈書立張邦且論其招軍買馬之罪
黃潛善王伯彥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後又
州綱罷而二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

畫軍民之政一切廢革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
蜂起矣紹興二年起宣撫湖廣旋罷及金人與偽齊劉來攻綱
具防禦三策金師度淮北歸又承詔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
方帝褒諭之而不能除江西安撫制置使之官引對內殿朝
廷方銳意大舉綱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
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張浚引咎去相位綱奏請少寬假以
責來效此事可見綱優於浚王倫使北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又
極論其非禮上曰大臣當如此矣後除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累
奏力辭遂乞其請所著有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等書

史臣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
挽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

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
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黃汪秦檜之言信而
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
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即怒訶猶嗷嗷焉挽
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其可
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哉

宗澤字汝霖哲宗元祐中登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
直寘末甲通判登州朝廷遣使道登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
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
初知磁州金人扣城澤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多
所斬獲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

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

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趨李固渡

乃契丹歸路要處

道遇北兵遣將士破

其三十餘砦因履冰渡河見康王請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

壘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十三戰皆捷

及金人夜至又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欲據金

人歸路邀還二帝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未遂因累表

勸進王即帝位于應天府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

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竒之上欲留澤黃潛善

等沮之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言天下者太祖

太宗之天下柰何遽議割地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

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壯之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言綏復舊都

尚論編 卷十一
非澤不可徙開封府澤悉招降巨寇王善揚進等又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視師河北還上疏請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有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有弃腹心之喻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怒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選銳與兩敵兩敗之金人自是不敢犯東京澤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于父弟于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所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矣

鄒氏泉曰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而京師之久圍也

澤以孤軍屢敗強敵及知開封招集群盜聚兵儲糧而諸路義兵燕趙豪傑若響之赴聲此雖君父陷於塗淖天下不無憤激之心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也當其時金人且引兵去澤自謂及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乃黃汪嫉能忌功使不得信其志發憤以卒蓋至於易箠之際猶連呼渡河而英雄之淚真有為之滿襟者矣悲夫澤將卒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趙鼎字元鎮徽宗崇寧五年登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詔求闕政鼎言

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上為罷安石配享遷殿中侍御
史請治王德擅殺韓忠禔將取詔切責世忠奪府廨而罪其
將吏諸將肅然上曰爾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
卿無愧昔人矣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鼎言宜以公安為行闕
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無出
於此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
浩惡其異已連改鼎官俱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
詔鼎復為中丞除簽書樞密院事鼎以楚州之失黜人遣張俊
往援遂隕不行上章丐去會言辛企宗以非軍功除節度忤旨出
奉祠移知洪州李橫以烏合之衆欲復東京戰不利走襄陽竟
陷如鼎所料召拜參知政事薦岳飛復襄陽又乞令韓世忠屯

泗上劉光世出陳蔡而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
由是為朱勝所忌除鼎都督川陝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會邊
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
旋拜相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
論戰禦之計於是詔韓世忠進兵有大儀鎮之勝捷音日至車
駕至平江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劉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
耶帝為止未幾聞北兵大集然後知鼎有先見云張浚久廢鼎
言浚可大任乃召浚知樞密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知南兵有
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
遁去鼎奏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計於是上還臨安鼎浚並相
鼎請貴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講而薦范冲為

羽善朱震為替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神宗仁宗兩朝史多失實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中正德文四字賜之劉豫又遣子麟貌分路入寇時張俊等各出屯松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張浚使楊沂中等合兵擊破之麟貌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朕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及浚還朝鼎請帝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劉而車駕進幸建康浚又請罷劉光岳鼎言光岳累岳為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知紹興府而浚於是總中外之政及勳瓊副王德並聽參謀呂祉節制瓊

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帝從浚言召鼎入相兼樞密使鼎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知上欲遠竄浚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已而謫置浚嶺南鼎留不去約同列極力掄解且言此事自關朝廷遂得永州居住潘良貴常同之將逐也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向于謹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激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于鼎矣先是鼎善秦檜檜以鼎闢和議意不合及鼎以爭瓊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會勾濤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出節度奉國軍初張浚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

鼎復用諷王次翁論其嘗受偽命張邦乾沒都成府錢謫興化軍論者猶不已再移漳潮二州又移吉陽軍檜必欲殺之因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而言中興賢相者鼎為首稱焉

鄒氏泉曰當金齊之師日迫

自劉豫僭朝廷以

群臣且勸高

宗他幸散百司以避之矣自鼎決策召浚視師江上將士遂鼓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以致金師比歸麟猊遁去高宗且以真宰相歸鼎矣一與浚異議遂有紹興之出何為者哉及浚去鼎再相定都臨安鼎之心以為根本既固而敵可圖讐可復矣乃秦檜專主和議而所以傾鼎者不遺餘力至欲絕粳米而殺之卒俾齎其志以亡使千載而下忠臣義

士猶為之撫卷而歎云

張浚字德遠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大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高宗即位馳赴南京累擢殿中侍御史乘輿在楊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尊東京闕陝襄鄧以備巡幸拂宰相意知興元府未行上召諭曰卿勉留輔朕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以功多賞薄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慟哭謀起兵討賊賁蠟書約呂頤浩劉光岳以兵來會聲傳正彥罪率諸軍繼進大破賊兵傅正彥脫遁後繼帝復位時浚已知樞密院事帝趣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遂慷慨請行遂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及行抵興元金人已取御延頃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檄召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

富平敗績上書待罪會有言浚殺趙哲諸將與敵戰而敵鐵騎不設援哲因離又殺曲端端既以逐王庶及許浚意欲反浚所殺諸軍皆潰又殺曲端端既以逐王庶及許浚意欲反浚似為川陝宣撫副使浚始不安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以本官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子麟引金人入攻上召浚除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部外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及約戰兀朮見張樞密所下文書色變夕遁拜相與趙鼎同志輔治既平巨寇揚么湖湘群寇悉就招撫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又使楊沂中帥師禦麟猊麟猊大敗走之及

鄺瓊判呂祉死

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不和相下列狀訴御史臺朝廷召瓊瓊以衆叛執

呂祉以歸劉豫社

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

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俄而永州

安置檜中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瘡

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

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

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居連

州復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年天下傾心慕之時秦檜怙寵固

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已必欲殺之張柄會檜死乃免未幾金主

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召浚措置兩淮事務孝宗即位手書召

浚入見帝改容曰今所恃惟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

尚論

以一心為本一心合天天公理即何事不濟史浩浩齋即不悅浚凡
所規畫必沮之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開府建康時帝以議和
召陳俊卿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
淮壩進舡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
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隆興初浚使邵宏淵李頤
忠等帥師克復靈壁虹縣及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浚
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及顯忠宏淵之師潰
於符離朝廷議講和召浚還浚力言金不可和仍視師于淮湯
恩退檜黨也陰議去浚因召浚還罷都督府判福州行次餘干
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
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鄒氏泉曰論者言宋之委任張浚重矣三命為將而三至敗
績富平之敗由拒吳璘議為虜所乘也淮西之變瓊與王德
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不聽也符離之潰宏淵與顯
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也益之以用吳玠故遂殺曲端又不
能容李綱趙鼎遂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闇而不知人為浚
病嗟乎觀浚以迹似有可議乃其心則足諒矣夫浚始為熙
河幕官備行邊壘及問守邊舊法此其志固已遠矣故一旦
起自疏遠當樞密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將帥用命所向
如志又在汴京親見二帝北狩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
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而每論大計必欲恢復中原使敵
人伺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

人豪者耶乃史浩秦檜思退之徒沮抑讒間者數矣屢奮屢
躡而辭意慨然蓋至毋訝其瘠而誦其父對策之言知浚憂
君愛國之心真有癩思竊歎頃刻不忘者矣可謂其功之不
就遂少之哉

韓世忠字良臣早年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
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宣和中方臘反
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直渡險擣其穴禽臘以出
平之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濟州金人壓境王師數萬皆潰世
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康王如濟州世忠領
所部勸進康王即位世忠破賊魚臺又敗黎陽叛兵皆斬以獻
於是入備宿衛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會世忠

由海道赴行在張俊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大慟舉酒酹神
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
俊任之公無憂也遂進兵次臨平賊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
角以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俊光世繼之賊衆少却世忠復舍
馬操戈而前激將士以死報國無不用命者矢不及發賊衆辟
易皆敗走傳正彥夜開門遁去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
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
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遂請追禽正彥及傳誅
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進金兀术入侵帝召世忠至行在
秦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聽其留及金兵至兀术欲
濟江接戰忠世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兀术

走撻懶遣師救之兀朮復入于江乃以海舟兩道出其背沉敵舟兀朮窮蹙祈請甚哀又數日兀朮從閩人破海舟之策在忠師遂大潰兀朮濟江無何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初在忠欲盡誅建民從李綱言獨取附賊者誅之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後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在忠受詔自鎮江濟師親提騎兵駐大儀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鎮守江良臣疾馳去具以所見對金人金人大喜起兵至則伏兵四起遂禽其將大敗之于大儀追至淮而還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兀朮由是引軍去劉麟亦遁除在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在忠至楚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激勵將士

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時秦檜力主和議謂除世忠樞府則兵相自解遂與張俊並為樞密使及魏良臣再使金在忠諫曰自此與和誰復振之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譴言官論之在忠連疏乞退遂罷尋封咸安郡王自是杜門謝客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朱嘗嘗有權位者在政府時與秦檜晤一揖之外未嘗與談蓋不惡而嚴云

史氏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世忠而為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在忠與之對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在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

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臨安口不言兵兵部曲舊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世忠罷時飛方下大理獄昔漢文思頗牧于前代宋有忠而不善用惜哉

岳飛字鵬舉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康王至相飛相飛因劉浩見從浩解東京圍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言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命從王彥渡河有拔地殺將功去彥復歸宗澤澤卒杜充代之飛殪金將擒諸賊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充不聽遂與俱歸

金人與李成合寇烏江充不出金人遂渡江飛力戰充降金諸將多剽掠惟飛軍秋毫無犯兀朮趨杭州飛六戰皆捷金所籍兵爭來歸附兀朮再攻常州趨建康飛戰必大捷又破之於新城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紹興初張俊請飛同討李成大破成軍成走降偽齊既而以書諭降江西寇張用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旋破賊曹成成走宣撫司降忠嶺表平虔吉盜連兵寇掠諸郡帝專命飛平之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時劉豫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諸州楊么亦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而李成又欲與么會帝授飛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命王貴牛臯擊之成夜遁遂復襄陽又復唐鄧等州襄漢悉平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飛

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又受命討楊么飛
用降賊黃佐降其衆以八日大破之于洞庭么燧死湖湘平張
浚還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
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進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劬瓊兵
共隸之飛數見帝陳恢復之畧嘗召至寢閣命飛曰中興之事
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又忤
張浚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毋喪步歸廬毋墓側詔趣飛還
職飛至鎮上奏願提兵進討未報而劬瓊叛浚始悔飛奏伺便
擊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以計間兀朮廢劉豫會金
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
臧檜銜之他日大赦飛表謝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金人

攻拱北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乃遣將分布經畧又遣兵東援
劉錡西援郭浩自率軍長驅以闕中原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
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
大褒其忠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自鞬騎駐郟城遣子雲與
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已而又連敗之兀朮遁還汴時大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帥衆歸飛中原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
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及義軍饋迎者滿路自燕以
南金人號令不行金將亦多密受飛旗榜降附飛大喜語其下
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曰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
北與金為和知飛志銳不可回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
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于

高宗紀 卷之十一
一旦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
節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與張俊謀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
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父子證張憲事命何鑄鞫之無左驗改
命万俟卨高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傳會其獄檜手書小紙
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初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
以家為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關一不可調軍食
必慮額曰東南民力耗散極矣平居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
儒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
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鄒氏泉曰自古忠臣見忌於推茲不免於殺其身者豈少哉
而武穆之死尤可痛恨武穆忠孝出於天性以必復中原滅

讐虜為念跡其澀背誓義凡身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
胡士卒用命豪傑向風至於郟城朱仙鎮之捷而金人之挫
衄沮喪已極方指日渡河而唾手燕雲之志幾酬矣然不殺
武穆終梗和議秦檜之心既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
不寘之死不止乃高宗又忍自棄其中原亦忍殺武穆嗚呼
冤哉嗚呼冤哉顧後世猶有遺論者則以武穆之不知權也
武穆親受高宗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朕不遙度乃無
故一日十二金牌趣之班師必檜之為矣即非檜之為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當其時再表而南既
有極言時機之不可失舉鞭而北一舉而直擣滅之既克之
日籍人民府庫于朝約束將士以俟命步至國門藉膏待罪

幸而吾全自處于除名不叙之數可也不然而坐以違詔擅
進之罪亦可也而吾報國之已畢矣圖不出此而徒憤惋十
年之功廢于一旦竟為權姦所殺不知權至此一故君子曰
班師而殉君命忠而正者也矯制而復君仇忠而權者也武
穆之事其為忠也與其正也寧權而亦不失正嗚呼志誼之
士常貽千古之恨武穆惟不為權而以寃死此余所為撫膺
痛惜者歟泉既看此入梓間方見空同之論乃知權之說難
劉錡字信叔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
召見竒之紹興中為宣撫使統制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
歸以錡名聞召還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命錡將八字軍
扈從赴金陵後充東京副留守率所部赴之聞金人敗盟南下

錡與將佐舍舟陸行趨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降與知府陳規議
歛兵入城為守禦計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及金人圍城連戰殺
敵頗衆又乘電吹器折竹為器古吊疑之使終夜自戰積屍盈
野兀木在汴聞之來援錡遣耿訓以書約戰且獻浮橋五所敵
由以濟連戰皆大敗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
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遂擁衆還汴未幾秦檜
請令錡還師太平而金人又攻廬和二州錡抵廬據東關之險
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又與王德揚沂中連敗之敵
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已而班師俊沂中還朝言淮
西之役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錡兵知荆
南府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太尉金主亮

調軍十六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乃以錡制置淮浙錡引兵屯揚州萬戶高景遣王推措置淮西推不從錡節制師潰于昭關而所遣員錡拒敵于皂角林者遂有斬將之勝捷奏賜金犒師錡疾求解兵柄詔錡還鎮江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劉汜錡禦之敗績錡聞疾益甚會虞允文犒師采石時金主亮將濟江允文督舟師部分諸將連敗之金主趨揚州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錡疑記累已常惧有後命發怒嘔血數升而卒李空同曰召之而不赴則騎劫代殺矣代之而不赴則錡下矢也也得正而斃春秋之義也附岳鄒氏泉曰劉武穆慷慨沉毅有儒將風而神機武畧尤其所長用師常以逸待勞以故輒勝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意

欲捐燕以南棄之使當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亦復汴京之一機會也遽詔還師無乃自失之乎拓臯東山之勝諸進退多出於張俊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賞獨不與及俊妄謀之對錡與俊益不相下而荆南之命已行矣方兀朮之過淮也諸將欲全軍而歸錡謂曰吾軍一動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矣此其忠君之心為何如者而卒媒孽其短使大功不就憤懣以死論者以俊沂中忌功釀之云

張俊字伯英好騎射負才氣宣和初從攻夏始受承信郎平鄆州河朔群寇功最進階金人圍汴京俊勒兵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用後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狩人心

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發濟州俊彙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
江淮群盜蜂起俊悉討平之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矯詔
加俊官以兵赴秦鳳俊知其偽拒不受引兵至平江見張浚及
呂頤浩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岳以所部至釋舊憾
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併力敗傅等兵走之入見帝
帝甚嘉勞金人分兵渡江攻浙帝如温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
金人再攻明州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夜拔砦去未
幾又以所部招附江浙群盜帝命諸將自劉光岳韓世忠之外
皆受俊節度紹興初值金人殘亂之餘賊多據地連兵李成尤
彊捍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率衆攻險賊衆數萬俱
潰成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金人與劉豫分道南侵豫子

麟旋入寇俊與楊沂中合兵拒敵多所破降復地而金人亦請
寢兵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後金復淪盟再破河南兀朮
入合肥俊皆敗之復亳州及昭關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師
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檜盡罷諸將
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檜諷御史江邈論之尋進封清河
郡王奉朝請帝嘗幸其第拜太師子第遷秩者十三人

按史宋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岳飛劉錡
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錡有隙獨以楊
沂中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冤獄韓世忠救之俊助檜
成其事出力最多心術之殊也遠矣高宗於諸將中眷俊特
厚然警款之者亦不少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

入禁中則戒以毋與爭利毋興土木誠知其素也乃獨不教以毋贊和議高宗之無意于中原可知已

劉子羽字彥脩資政殿學士韜之長子也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秘閣京城不守韜死之建炎中大將范瓊擁疆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張俊與子羽謀誅之頃刻定計瓊竟不覺伏誅俊以此奇其材辟子羽參議軍事金人窺江淮急俊欲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不聽遂北至富平與金人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人情大震子羽以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以其衆來會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吳玠戍河池王彥成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

閉糴二鎮病之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知興元府子羽為通商輸粟二鎮遂安金人犯金州遂入興元四川大震子羽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強會子羽子羽方築壁壘于山大關金人已迫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謂諸將曰子羽今日死于此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人馬以食而子羽玠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金人死者不可勝計餘兵多降子羽遂還興元竟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吳玠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復元官淮西亂瓊叛張浚罷相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白州安置張浚復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後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吏部即朱

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篤教之異時卒為大儒云
泉按子羽天性孝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方張浚
之退保興州金人之力攻饒風也諸將已多散亡吳玠且邀
與俱去矣聯輶子羽單騎之出壘口之據此猶父子真定之
故守乎故金人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論者以為是役也浚
雖帥師而卒全蜀子羽之功居多然高宗惟偏信秦檜和議
且退而渡江退而航海不耻即兩河且置度外安問蜀玠又
何怪乎白州之置也

洪皓字光弼少尚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徽宗政和中登進
士第宣和中為秀州司隸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發廩捐直
以糶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

曰願以一身易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
掠群民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帝特如金陵皓上書
言恐金人乘虛侵軼不從既而悔之時議遣使于金張浚薦皓
於呂頤浩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郊
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充大金通問使
龔時副之執政議國書比于藩臣皓欲有所易頤浩不樂遂抑
遷官之命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始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
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豫皓以死拒之流通冷山疇至汴仕劉
豫初皓至燕金主聞其名欲官以學士力辭有逃歸意韓昉易
皓官乞不就職竟不能屈又欲以計墮皓令校進士皓復以疾
辭未幾遇赦許使人還鄉遂得歸見帝求即養母帝曰卿忠貫

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退見秦檜語連
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
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除徽猷閣直學
士既而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言若遽從之
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益怒出知饒州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
中官白諤為刎頸交更相稱譽嘗言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罷皓言者猶謂
聃睨鈞衡又附檜者中以飛語安置英州

鄒氏泉曰當建炎紹興之際諸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
歸者幾何皓自奉使及還凡留北中者十五年同時使者十
三人惟皓與張邵朱弁得生還而聲聞之聲聞于天下者獨
皓而已夫皓之萬里銜命也太原之留雲中之迫已瀕於死

而冷山之竄又遭悟室之狼戾猶援景德載書以諍子卿之
節誠無以加焉而竟以忤檜請死悲夫乃其子适遵邁相繼
登詞科而邁文學尤絕立朝議論多可觀者論者以為忠義
之報歟

張九成字子韶游京師從楊時學紹興二年將策進士詔考官
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其畧言中興之主以剛德為尚去讒
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又言還二聖抑閣寺擢實首選簽
判鎮東軍提刑張宗臣觀望左相連逮捕冒齟禁者爭之宗臣
怒即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于朝召
遷著作即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于刑請詔理
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後推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

尚論編 卷十八
上請覆實得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
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誠從吾所言則與之
和使樞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又曰立朝須
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
情多詐不可不察在經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
九成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云亦只是箇
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
是不誠又嘗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其後何鑄言
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詹大方又論其與僧宗杲謗訕朝政皆
奉檜指也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
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

鄒氏泉曰九成人物甚偉策奏多剴切常見容于高宗而不
見容於秦檜故連被貶黜然忠義凜然已見於辭矣生平好
學謫居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
可謂篤志又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
論不免時出隱僻之說云

胡銓字邦衡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
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外亂內訌而
陛下策臣者皆質之天不聽于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
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
士有忌其直者多之真第五秦檜決策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
中外洶洶銓抗疏大畧言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

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
秦檜以腹心大臣而導陛下如石晉孫近傳會檜議願斷三人
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
有赴東海而死矣大忤檜連謫編管新州再移吉陽軍檜死銓
量移衡州孝宗即位召對言脩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久聞卿
直諒擢起居郎言史官失職者四又言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
高光興王之計時旱蝗星變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書
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所
召逐客惟臣在耳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
也它日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關政急務時銓權兵部侍郎銓以振災為
急務議和為關政其言議和則曰廷臣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

言為和者有三說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
安則不恤醜毒附會則覲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乾道
中乞致仕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
為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
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後召歸經筵銓引疾
力辭致仕

鄒氏泉曰和議之誤宋者屢矣自耿南仲王和而京師失守
自何凜王和而二聖播遷自汪黃王和而維揚灰燼至秦檜
王和則事之愈謹賂之愈厚而逆諒之變益甚高宗之輦轂
且驚動其覆輒固不遠也乃孝宗又以和戎大詢于庭當時
侍從臺諫預議者十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

世說新語 卷十八
獨銓一人而已此可見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僅僅
正敵國之儀而朝廷士大夫已自謂有生氣矣左氏以無事
者為婦人此銓所為目舉朝之士者執

陳俊卿字應求紹興八年登進士第孝宗為王時高宗擇人輔
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
翰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侍御史湯思
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
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疏言張俊忠
蓋白首不渝上悟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阻用兵且
陳避敵計搆成筭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孝宗受禪
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時

孝宗志在興復方以園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
中書舍人權建康府事隆興初浚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
已而即宏淵果以兵潰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
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俊卿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
劾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
師江淮俊卿亦請祠思退既竄乾道初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
朋黨之弊後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
士大夫頗由其門及俊卿為館伴使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
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俊卿曰自出
此兩人中外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俊
卿既拜左相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樞密承旨張說

為親戚求官俾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之為亦所
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
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
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自
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未幾請祠歸第敝屋數楹怡
然不介意

鄒氏泉曰孝宗志在恢復特任張浚俊卿力也而又斥姦黨
明公道以為之佐所以為浚者至矣然浚之經營中原每不
如俊卿意反為浚從坐其後薦虞允文至並相議論多不合
如陵寢之議允文以為可俊卿以為不可卒以是請去既去
允文竟遣使終不得要領乃知允文復故疆之志非不激昂

顧舉事欲計其萬全耳俊卿在朝廷凡所奏請閔治亂安危
之大正色危論務分別正邪屢嘗論薦朱子俊卿之卒朱子
不遠千里哭之又狀其行此可以觀其人矣

虞允文字彬甫紹興中登進士第初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
死高宗欲收用之有薦允文者召對言人君必畏天必安民必
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
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上嘉納之直學
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于
姦臣則落子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
衙文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主亮自
將兵渡淮中外震恐上欲航海樞臣葉義問督江淮允文參謀

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明日且濟江允文受命犒師大敗金人于采石明日又大戰焚其舟金人遁去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奏聞召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徃兩淮措置孝宗受禪史浩欲盡棄陝西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時朝廷遣使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淮泗允文五上疏力爭竟決和議割唐鄧未幾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歸蜀一月復使蜀太上賜聖主得賢臣頌馬先被手詔戒九事迨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及拜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錄用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

待罪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魯懷書之時政記及薦王質等鯁亮文學可為陳官久不報而魯觀所薦一人既而擢用又賜第允文爭之不從因力求去命宣撫四川封雍國公

泉按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可則人望之而知其為任重器早以文學致身遭際時艱遂克奮勇方金亮之將渡江也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以疾不克進師盡失兩淮矣允文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室轉危為安實係於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尅期而徃孝宗嘗謂之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嗚呼使允文不即死必不至以軍需未備

虛密詔之趣也雖有志不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陳康伯字長卿徽宗宣和中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高宗進
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關得對因請擇將上開納康伯與秦檜
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即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每官秩
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前此有司希檜意與大獄康
伯兼刑部常平讞直寃士大夫存歿多賴之後以同知樞密院
事拜相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
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曰大臣事當盡公若
依阿植黨比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宗嘆其長
者葉義問使金還言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集義舉兵康伯
傳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且奏言金人敗盟

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
伯曰使其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金師迫
江上上命揚存中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
自寬翌日入奏請靜以待之一日上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
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睦乃請下
詔親征虞允文竟敗敵于采石金主亮為臣下所斃師北還高
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計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
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封信國公隆興初以疾陞
請去位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宣召慎勿辭

鄒氏泉曰秦檜當國力主和議忘讎事虜委為固然金之陵
歲中華者幾二十年矣自逆亮之迫臨江上而宸斷始率將

親征自忠建之來告登位而報書始用敵國禮皆康伯為相
之由也論者謂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陳康伯
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諒哉言乎

劉珙字共父杜門力學不急仕進累遷禮部郎秦檜欲追謚其
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諷言者逐之檜死始遷吏部郎置
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藏其巧除知制誥
兼侍讀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善之上嘗以
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
臣願益謹其獨上疎然稱善兼參知政事上欲還會覲傳卿傳
珙言此曹奴隸耳若引以自近使與聞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
光德業振紀綱也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珙薦和州教授劉甄

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謂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珙告珙
退坐堂上追珙至詰其故授讀使對珙恐請後不敢乃叱使責
戒勵狀而去會珙詐傳上旨覺珙遂奏罷之坐是珙亦罷奉外
祠後以繼母憂去起復之珙六上奏懇辭劄子言有恢復之形
而無恢復之實數百言甚切至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
廬珙奏以為使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
我淳熙中移江東安撫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秋苗等錢諸貸
給及平價振糶全活數十萬人屬疾請致仕

泉按宋史論珙以忠義盡其家余因考之珙蓋忠顯公齡之
孫待制子羽之長子也齡死於道君蒙塵汴京失守之日而
子羽慷慨自許亦每有捐身殉國之念珙之漸染于家庭者

非一日矣故當金人犯邊王師北向詔檄之出其手者詞氣
激烈聞者泣下至于屬纊之際手書訣朱子與南軒其言皆
以未能為國報雪讐耻為恨綽有祖父之風烏史氏之言非
虛論也至于止還會觀戒勵王琪如陳俊卿所推肯任怨者
雖其祖父或不逮云

范成大字致能擢紹興進士第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
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氏以爭役
鬻訟成大為叔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
至二十年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乾道令繕以緡計贖估價
輕而論罪重成大奏其弊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
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及是以成大為

金國祈請使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
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
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
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
書舍人初帝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
綱紀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
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
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遂寢知靜江府奏疏裁抑廣西漕司強
取鈔鹽之數以寬郡縣後制置四川弛民兵雜役舉知名士蜀
士民歸心焉

泉按紹興中受書式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

帝略榻受書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
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有成大之遣然國
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而所諭受書事則不以載國書此成
大之諫山家草所以進也當時金庭紛然至欲殺之乃竟不
辱命全節而歸不幾於古大臣風烈歟故論者謂當孝宗之
世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使金人易宋之
心浸異於曩時者成大亦與有力也

王十朋字龜齡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十朋以攬權為對又言
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有司以國
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
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

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名為
書郎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請起用張浚劉錡以寢敵謀又極言
時政之失上嘉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
存中兵權其言大畧施行而錡浚之用後亦如其請孝宗受禪
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
孝莫大于光祖宗安社稷陛下真有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
柰何大臣不能仰副因論史浩懷奸誤國八罪出知紹興十朋
再疏請正名定罪遂改與祠又請黜其黨史正志林宅皆罷去
張浚出師有符離之潰張浚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
議十朋上疏言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為群議所搖然異
端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時十朋為乞賜寬宥

未幾出知饒州後再移夔州請祠去起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
恩恤民隱人繪而祠之去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
如父母

鄒氏泉曰張南軒嘗言之廷對最是直言為士人初見君父
此是第一步也故高宗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
直者並實上列而十朋所對皆直言遂親擢為第一當其時
學者傳誦其策已擬古鼎董矣後來在臺府歷詆姦黨頗稱
骨鯁至有龍大淵楊存中之問猶然廷對之初心也乃孝宗
嘿然而饒州之命遽下遂使遺愛僅徧于四郡而武侯萊公
及韓范之比卒不得自酬其志惜哉十朋每以諸葛亮冠
準范仲淹韓琦自比

周必大字子充紹興中第進士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

手也孝宗踐祚初御經筵必大時為起居郎奏言經筵非為分
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体先是左右久不除並記注
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金
索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為之屈曾覲能大
淵得幸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旬日申前命必
大格不行遂請祠去權禮部侍郎兼兩院手詔舉唐太宗魏徵
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
當否退而條陳言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擇人以守郡
國而守數易是用將責實之道未盡上為革二弊必大以論事
不報嘗三請祠以此名益重在翰苑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
情為一時詞臣之冠以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

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言決之三省末本可輟卿也淳熙十四年拜右丞相孝宗傳位光宗拜必大左相留正為右相李燾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燾令帖麻改定既而斥燾于郡必大求去會何澹劾之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封判隆興寧宗即位求直言奏聖孝四事慶元初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初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降為少保

泉按孝宗淳熙末年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于一定豈可尚同若何澹之事正坐大臣同異之故也澹為必大所厚然實侂冑黨方澹又為司業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及澹為諫長遂首劾必大既判潭州而澹論猶不已自是光寧禪受之際惧禍

而去而必大之相業不終矣此寔正異同之由及必大之去

又不能若趙汝愚之請札召還正也事觀留然則封事所論

固亦有見哉

留正字仲至第紹興中進士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言國家右文而畧武備今當改輒使文武並用孝宗喜歎書劄史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辭言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自是歷考功即覆更太常謚議議問不簡除給事中封還詞頭張子薦除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出知紹興府又制置四川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籠人服其清除參知政

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光宗受禪姜特立以隨龍恩擢知閣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紹熙初進左丞相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相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人情以安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即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正引館陶公主及吐突承確事執奏上批朕無及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一持把定之說時有獻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勅待罪茫村乞歸不許復視事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正始議時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

此他日必難處論既違以肩輿逃去及寧宗即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正復相積數事失上意韓侂胄從而間之劉德秀復以舊憾論正四大罪自是彈劾無虛歲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致仕

鄒氏泉曰留忠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耻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凡百有四十日自孝宗諭旨遂復入都堂視事當時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及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至肩輿逃去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而後世又有弘毅不足之訾或問范仲黼曰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也擢進士第孝宗方銳
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稱善光宗受禪尊孝宗為壽皇聖
帝自有疾遂廢五日一朝重華宮之禮又近習離間及惑于后
言壽皇有廢立意遂不
朝會慶節上壽及冬至朝賀皆不出都人以為憂時汝愚為吏
部尚書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
宮之情始通壽皇崩將禪祭帝臨朝忽仆于地未能執喪汝愚
憂危不知所出請皇太后降詔皇子嘉王擴即皇帝位入行禪
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
召賢士在外者民心悅澤中外晏然汝愚力也孝宗將攢汝愚
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
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

胄慙忿汝愚聞羅點言復見之侂胄終不憚自以有定策功且
依託肺腑而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擴汝愚而
御史胡紘遂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憂為符
責寧遠軍節度使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守臣
錢鏊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暴卒及黨禁解侂胄誅盡復元官
鄒氏泉曰方孝宗崩光宗疾留正棄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
兩宮隔絕國喪無主中外洶洶軍民且將為亂矣汝愚獨奮
不慮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
下翕然望治其功可不謂盛哉然嫉惡嚴而慮患疎故始則
堅拒侂胄之謁繼則不虞侂胄之姦內禪事汝愚增至使
諸侂胄本誤言路皆侂胄之人而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自陳傳良

劉光祖先後斥去群儉和附視正士如仇讐而衣冠之禍起矣卒之一斥不返暴死遐荒史氏或咎其亦有以致之夫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于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胡銓輩之言欲次第行之可謂宗臣之有志者矣而竟不究於用悲夫

劉光祖字德脩孝宗朝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它日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方嚴御史選宰相言光祖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入謝因論本朝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咸平景

德以至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去國六載已憂譏貶道學之說今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相激相勝為禍無窮且言今日之患在于不封殖人才徙太府少卿再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未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賢并心一力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即位光祖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歲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且言宜盡禮上皇以昭大孝上竦然嘉納時知閤門事韓侂胄擅

威福光祖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遷起居即與朱熹乞議改卜山陵既而熹與祠光祖言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一旦去之不可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出之既而趙汝愚罷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而光祖撰涪州學記有安方以道為偽以文為病之語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遂奪職居房州久之侂胄誅以閣學知潼州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言天亡此讐送死于汴天與不取是謂棄天青鄆蘭金求通弗納是謂棄人且金人汙我汴京尚可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後提舉崇福宮

鄒氏泉曰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諒然特評其概也余謂光祖論奏有當時建白之所不及

者蓋來自南渡以後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讐耻復疆土為言屹屹然以世主不從其言為恨然俛首以事驕虜固為失策而籌之不審歲歲出師所殺虜復拔無幾而士馬物故不知幾百萬跡張魏公之三舉而三敗可知已此光祖所謂即日誤國與久遠誤國同科大是公論使建炎以來謀國大臣有能為此策者而時君用其說審彼此盛衰彊弱之勢而為之必吾將良兵勁食足備完而後動衆則一舉而雪耻復土未可知也余讀宋史見廷臣徃徃咎汪黃而惜李綱罪秦檜而痛岳飛非史浩而是張浚其說正矣其本末惟陳俊卿稍得此意至光祖之論始徹余因揭而著之以示謀國者毋漫為而嘗試云

柴中行字與之光宗紹熙元年進士廣西轉運司辟為幹官帥
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
恩相心竊恥之毋汙我遷太學正升博士首論主威奪而國勢
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
權臣用事苞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奉行先朝痛繩賊吏之法
為吏部郎官以立志啟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
三弊選曹法大壞吏緣為姦中行遇事主持不為勢屈由是銓
綜平允寧宗初政上疏言剛德人主之大權久弛而不收覆轍
在前可鑒也孟春大雨震電雷霓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
淮甸洶洶中行時兼編修亟奏言今日之事人生盡委天下以
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

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關誤咎當誰執調崇
政殿說書又言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知贛州句
祠得請以言罷

泉按中行之在撫州也韓侂胄方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
令自言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
為偽不願考校及為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
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路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
再沮壞如此夫自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深怨朱子而陳賈承
旨詆毀厚誣聖賢天下以道學為諱諱宗時自胡紘王洙迎
合韓侂胄之意乞住進擬偽學之黨併置籍而臺諫皆以攻
偽學為言乃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而終不肯自言非程頤

之學寧忤權姦之意而務伸忠義士之氣然則當時偽學之禁漸解而貶斥者亦漸還故職中行蓋亦與有力耶

安丙字子文淳熙間進士寧宗開禧中邊事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又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後曦潛遣客交金人又密受其詔及金印稱蜀王僭號建官稱臣於金以丙為丞相長史推行都省事丙度事既熾不得脫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誅曦因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首級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時朝廷初聞變密降丙帛書言委屬之意未至而平曦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詔獎諸恩數視執政而詔書至沔一字不及巨源巨源遣人懇功于

朝又乞彭輅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謀為亂丙積前事密命輅收巨源送閬州獄殺之於是丙拜疏旬間不許即授四川宣撫時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與師之人侂胄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厲將士戮力赴功後安撫湖廣被劾還蜀時紅巾賊張福叛四川大震甚於曦之變張方首奏勳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詔起丙為利東安撫使丙至下令合圍李貴等俘獲張福等以獻悉斬其餘黨

泉按蜀自吳璘至挺曦世統沔州十軍權太重故有尾大不掉之患曦之叛所自來也安丙陽與而陰圖之卒誅曦以安蜀功信備矣然竟殺楊巨源不無遺論方巨源與李好義結

義士而丙密為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
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曠之誅巨源出力不在好義下
而獎諭詔書一字不及巨源必有以蔽其功者亦何惟于巨
源之自鳴耶卒之謗以疑間而成巨源遂見殺史氏乃以媚
嫉殘賊罪丙丙亦何以自解乎

趙方字彥直嘗從張拭學孝宗淳熙中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
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為名言制置荆湖兼知襄陽府金人來犯陳光等州方
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
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遣
將士連敗之解東陽圍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

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其犯東陽者三面來攻朝進暮退力
不能捍方與諸將表裏合謀掎角追擊連破之擒其裨將金人
遂誅賽不及金人再舉圍東陽方又命將及子范監軍葵後殿
伺金兵氣竭出師夾擊大敗之又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東陽必
將同時並攻諸城乃先發以制之俄得疾及革曰未死一日當
立一日紀綱引扈再興卧内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
大計尋卒 子范字武仲葵字南仲俱有志事功方器之遣從
李燔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
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葵與范嘗攻唐鄧方
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卒大捷時金人陷蘄州范葵急會將
校奮擊斬獲過當始於時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

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一安一危一治一亂係朝廷之討叛與不討耳范亦為書謝廟堂曰上自一人下至士民無不知禍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而內無卧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何哉彌遠得書為之動心然猶未欲興討參知政事鄭清之贊決之彌遠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已而全攻揚州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遂殺全後葵制置京河范宣撫關陝而元人突至洛陽城下葵乃與金子才弃汴而歸詔貶秩范知襄陽南北軍交爭失于撫御於是王旻等作亂降于元言者劾范降三官而景定中葵封魯國公尋奉祠

鄒氏泉曰趙方起自儒生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帥邊十年合官民兵為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

嚴整以戰為守故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鄭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名士名將咸拔而用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亦克推誠擢任致其死力故能藩屏一方使朝廷無比顧憂者由此方子范葵其所建立多如方所豫計然葵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故自宋端平而後捍禦淮蜀兩邊論者頗稱其功乃范在襄陽邊防一切廢弛使岳武穆收復積累之功一旦灰燼此豈方所望于范者哉

崔與之字正子廣之士繇太學舉進士第自與之始累績擢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諸所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

為海上澄清錄金南遷工汴朝議疑其進迫特命主管准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山東李全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俄而都統劉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乘輶五年子養士卒今日萬人之命壞于一夫之手益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金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及還廣州蜀人思之肖像以配張詠趙

林名三賢祠理宗即位累起授顯秩皆力辭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又留戍江西四年轉戰上功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長驅至廣州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遂悉遁去朝廷因遂授以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與之間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材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上奏言極剴切帝嘉歎趣召愈力控疏至十有三疏乃得致仕

史臣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番愚崔與之晚出屹然大

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豈非所謂人豪者耶

孟珙字璞玉宗政之子也寧宗嘉定中宗政嘗被檄援棗陽臨陣父子相失珙望見敵騎中有素袍白馬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理宗紹定中元將那顏侁盭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時珙受檄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武仙與唐守將武天錫鄧守將移刺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以獻武仙亦敗走移刺瑗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既而又大敗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還襄陽俄赴元人之約會師圍金蔡州侁盭與珙約為兄弟酌馬湏飲之遂合兵攻西城克之金亡遂及元人以陳蔡為疆各引師歸詔珙

黃州駐劄措置邊防元人侵江陵珙帥師破其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元人收黃州珙帥師救之軍民喜曰吾父來矣屢敗元師卒全其城旋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至岳遂復郢州荆門軍因奏曰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乃益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又遣師分道禦元人于蜀口遂復夔州後蕪知江陵府珙至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今無所限隔敵一鳴鞭即至城外乃脩復內隘別作外隘又通三海為一渺然巨浸遂為江陵天險無何元人侵江陵珙敗之

鄒氏泉曰或言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金金亡必及於宋此滅虢取虞理勢之自然也今元遣王檄約共攻

蔡而珙請以二萬人行與元將約為兄弟悉力助之共滅金
其後檄復來責宋以敗盟而淮漢之間遂無寧日浸至亡國
以為宋之失策珙實為之是不然夫金之得志於宋久矣劫
二聖犯陵寢掘土地戕人民此忠臣孝子之所痛心而切齒
者也珙與元師夾攻遂亡其國以復先代之讐雪百年之耻
其動以義利害豈暇計哉後來叛盟開釁喪師感地此自范
葵子才之失非珙之失也故史氏稱之曰珙說禮樂敦詩書
而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余以其言為信然

董槐字庭植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
汎掃中土以還天子論事慷慨自方周瑜諸葛亮父永遇槐嚴
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只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

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葉師雍又往從輔廣味子廣歎其善
學寧宗嘉定中登進士第理宗端平中知潭州方三邊急於守
禦督府日夜徵發民且困槐為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
不匱淳祐中推廣西運判槐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之地西通
諸蠻夷南引交趾及符奴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
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趾約奉正朔五事於是遣使來獻方物
大象南方悉定進給事中疏請抑損戚里恩澤群臣奏事少與
法遠彈槐不敢上寶祐初進參知政事封公帝日向用槐槐言
事無隱意在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每有所奏帝輒稱善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
不為然務先大体任人先取宿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

而遷嗜進者始不悅矣槐又言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于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將不檢士於是嫉之者茲甚丁大全夤緣閻妃及宦者遂得權侍御史遣客私結于槐槐曰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衰佞不可近帝曰卿勿疑槐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上章劾槐章未下自發兵驅迫出關罷相之制始下於是太學生陳宜中六人上書爭之竄之遠州

鄒氏泉曰余讀宋史每嘆理宗始則為史彌遠所立而自夫其乾綱終則為賈似道所制而盡移其國柄多所竄賢士任儉人皆兩人專之猶曰有重相而無威君也乃丁大全一戚

里婢婿僅僅權御史耳遂至以臺檄調兵圍第逐槐此則有倖臣無重相而其君且蔑如矣蓋理宗雖向用槐而年浸高漸喜狎佞人故躐貴大全以致竊弄威權至逐相而不問反為策免槐故自槐既去大全益恣橫用事而道路以目舉朝皆倖位而國勢日以蹙矣論者言宋始終為奸臣所喪諒哉言乎

余玠字義夫家貧落魄鯁無行喜功名好大言作長短句上謁趙時蔡為淮葵東制置使壯之留之幕中累功進工部郎官理宗淳祐初玠提兵應援安豐進對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於時蜀日益壞遺民或不聊生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

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以禮接士得
冉璉及第璞謀城釣漁山徙合州治之屯兵聚糧為必守計而
內外水各有備於是如臂使指氣勢連絡且開屯田於成都蜀
以富實及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與元兵戰遂相詬頡矣初利
州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久欲誅
夔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夜召夔計事纔離營而成已單
騎入代領其衆遂斬夔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而玠素欲
革軍中舉代之弊乃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
常疑玠圖已厚結丞相謝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
心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
鬱不樂寶祐初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

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鄒氏泉曰蜀號難治自昔已然當玠時蜀日益壞東西川無
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易守宰蕩無綱維又王夔恃
豨突之勇而復懷吳曦之逆縱兵殘民為蜀所苦玠一至蜀
諸所除害興利者具舉其効至於罷餉撤戍蓋玠之自許挈
全蜀還宋者已酬其言矣乃諛口遂行而使齎志以沒理宗
之許玠者無乃食言乎然久假便宜之權而寄耳目于群小
疑懼者遂至拒命玠之召釁固有自來予於是益歎昔人之
治蜀如張詠趙抃崔與之三人者身名俱全之難也

葉夢鼎字鎮之太學試兩優出身淳祐中為郎官轉對言外有
大敵內有巨姦宮闈蠱媚熏腐依憑強藩悍將草竊姦宄所言

宋本 卷十八
皆天下大事實祐初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夢鼎登朝卒辭謝
之景定中賈似道公田法行夢得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
理宗崩太子即位護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非美事
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力辭帝勉諭再三咸淳中特進右丞相兼
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似道分任四川制置使已辟參議及死
其子愬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
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
策揚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後引杜衍故
事單車宵遁

鄒氏泉曰人臣不幸而遇君之促祚大不幸而遇國之危亡
夢鼎仕宋自咸淳至景炎甫十五年耳歷度恭及端君祚何

促甚也又屬天運傾頽疆土日蹙國之危且如綴旒矣朝廷
每進夢鼎以大位非單車宵遁則扁舟徑歸疇不曰避國難
哉乃其心則羞與賈似道並位也及似道死益王即位于閩
召為太乙宮使于時勢已無宋顧閩航海不避雖道梗不
得進至南向慟哭失聲而還此其心即包胥哭秦之心而恨
無存楚之師也後二年而夢鼎死又後二年而宋亡嗚呼夢
鼎而在安能忍辱蒙耻于元庭者哉

尚論編卷之十九

右吳常熟澗谷間人嶧山鄒泉子靜甫輯著

李若水字清卿洛州曲周人初名若水以使金改今名始以上舍登第試學官第一除太學博士蔡京晚復相子條用事李邦彥不平欲謝病去若水為言胡不取決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又言積蠹凡十數端皆深中時病又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當挂服舉哀若水言俅敗壞軍政金人長驅其罪當與童貫等不宜加縟禮遂止欽宗命若水使金見粘罕于雲中纒歸兵已南下復副馮澥以往所議多不從帝又命何桌行桌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過信而歸韞請金人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與若

沮而不敢逞竟義不辱至誓首以死嗚呼非烈丈夫局克為之哉此論余借若水以發宋事且亦好讀當時勢窮感而言其復讐討虜之義未及也

劉韜字仲偃第進士嘗知越州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及守真定金兵抵城下韜發強弩射之金人知不可脅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韜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啟閉欽宗善之太原陷韜在遼州召八覲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嘆其忠

泉按韜莊重寬厚與人交若有畏然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奪初在西州為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節死論者遂不復短其前失云然則韜之死於忠義明矣乃綱目不書死之而書自經于金軍者何見金雖桀黠不能以威屈韜令館伴諭降誘以富貴又不能以利餌韜故特書自經以著其死節之善若曰韜之忠義為虜所服虜不能害而韜自經之云爾從容就義於韜見之矣乎

江萬里字子遠少神雋有鋒穎入太學有文聲以舍選出身累遷至監察御史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議者謂萬里毋死秘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初萬里以母報馳歸至與騰謝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有

辨其非辜者復仕隨以言者去官度宗即位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仰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拔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似道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咲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里四旬祠不候報出關後召拜左丞相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也明年元兵渡江萬里始聞襄陽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噐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此水死汪立信淳祐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

此闔帥才也景定中知潭州恤貧民變士習勦威敵軍潭遂為湖湘重鎮為荆湖安撫制置移書賈似道言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為今日計者三策耳內即之兵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百里而屯十屯為府互相應援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俟邊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若衝壁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賈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及元兵大舉伐宋陂澤軒似道督諸軍次江上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且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斤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鄒氏泉曰當萬里立信時正宋室危急存亡之秋似道當國於忠義如二子者交驩戮力猶懼不逮顧得書抵地積怒謀逐何以望二子之匡濟乎若二子者中庭之慷慨悲歌止水之從容赴死雖其寓官間居所不同而審義自裁其趨則

一宋亡節義之臣余頗屈指二子云

宋史及筆斷二子皆不在節義之列故云

文天祥字宋瑞自為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揚邦又胡銓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帝親拔為第一開慶初元兵至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時天祥為海寧軍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累遷權直學士院臺臣希似道指辯不踴躍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咸淳中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度宗德祐初天祥知贛州江上報急天祥奉詔起兵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吾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

有聞風而起者社稷猶可保也及天祥入平江府知平則元兵
已克常州而陳宜中且白太后遣使請降矣元伯顏欲執政面
議太后拜天祥右相時恭宗四歲太后專制與吳璽往天祥見伯顏于臯
亭山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爭辨不屈伯顏怒拘之伯顏遺咬
都說天祥曰國亡與亡四字訛詆譏故所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
之自鎮江夜亡入真州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
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僅脫死汎海至温州以求二王懿王驥
時恭宗及皇太后福王與芮俱北去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
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召天祥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
遂以同都督行收兵入汀州元兵至遂移漳州乞入衛時多起
兵來應者稍復州縣時帝八于海册遷徙不常元李恒襲天祥于興國縣天

祥出走師潰于空坑妻歐陽氏子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斃

送于燕二天祥收殘兵入循州惟一子隨與其母皆死進遁潮

陽時端宗崩第帝昺立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
元張弘範襲執天祥于五坡嶺天祥固請死不許弘範義之遣
使護送至京師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天祥在燕三年元

王知其終不屈與宰相議釋之後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
一死足矣然猶不忍有力替從天祥請者遂命斬之俄有詔使
止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而死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史論曰自古志士歆信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

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宋至德祐黷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
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間以圖興
復兵敗身執元壺祖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
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
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
于進士進士莫盛于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
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謝枋得字君直為人豪爽志尚忠義理宗寶祐中舉進士對策
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
撫州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中兼經科吳潛宣撫江東西辟
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及彗星

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且言兵必至國必亡

漕使上其藁于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破冒科降錢且訕謗

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度宗咸淳中赦放歸德祐初呂文煥導元

兵東下枋得以江東提刑知信州呂師夔攻之城不守枋得一族

保師夔以為沿江鎮撫使乃有此不義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寓逆旅中

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其後人稍稍

識之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時宋已亡

為至元二十三年矣程文海留夢炎皆以枋得薦終不行魏天

祐見元方以求材為急欲薦枋得以為功使其友趙孟來言

枋得嘗天祐及見之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強之而

北枋得即日食菜菓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

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
豈不汝若劫虜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
乃欲生我耶棄之于地終不食而死

鄒氏泉曰枋得自末第時已以忠義自任每與人論古今國
家治亂事必掀髯抵掌跳躍自奮徐霖嘗稱其如鸞鶴摩霄
不可籠繫故其棄去參軍復試經科第名茶坂賣卜建陽與
夫對行省之言上有堯舜皆有不可與曲士道者而天祐顧

責其不死於安仁之敗如御樓柳散蚱進彼淺夫逆儔亦惡
知其心也枋得之心盡洩于遺虜炎之書矣其言曰武王太

公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伯夷凜凜無所
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珪微蓋其意

以存宋之義望之元也至於逼之燕京而望宋之意始絕遂
不食而死彼其生平忠義之志庶幾無負矣乎

張世傑起自小校度宗咸淳中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
五千人守鄂州元軍破新城長驅而下世傑力戰不得前遣人
招之不聽元伯顏攻鄂亡降世傑提所部兵復饒州乃入朝時
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復平浙西諸
郡兵勢頗振元軍迫臨安至臯亭山世傑從二王入福州與陳
宜中奉益王昰為主後兵敗移王居井澳又徙礪州益王殂衛
王昺立徙新會之厓山特世傑明年元張弘範兵至或請
先據海口世傑恐久在海上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
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

若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弘範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大困
南北受敵遂大潰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而陸秀夫負
帝昺同溺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
溺死平章山下

陸秀夫字君實理宗景定初登進士第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
能及之度宗德祐初李庭芝制置淮東擢秀夫參議官時邊事
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以禮部侍郎
使元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
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
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時君臣播越瀕海廢
事疎畧秀夫每時節朝會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

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王以驚疾殂
乃與衆共立衛王時年八歲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
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又畫出其手雖
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及崖山破秀夫走衛王
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妻子入海
即負王赴海死

鄒氏泉曰昔人有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
自宋藝祖首褒韓通次表備融足示意嚮於是中外縉紳知
以名節相高靖康之變志士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
忠節相望其所由來者非一日之積矣以余言之忠義之死
難類亦有別或授職守土或銜命出疆或嬰鱗觸請或賈勇

向敵或慷慨赴死或審義自我總之捐軀殉節之死靡二彼
固皆非有豫期然恒值其有君有國之日王者常崇而褒之
至於國滅而家與之俱滅君亡而身與之俱亡而富貴名爵
一無所為而為者張陸二子為近之當端宗之崩于峒州群
臣多欲散去矣秀夫猶不忍置度宗之稗子而立之必至於
無可柰何始負帝而胥溺以死帝昺既溺所存者楊太后耳
世傑猶欲奉之以求趙后而立之至楊太后赴海始仰天呼
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復存祀者則大風覆我舟
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嗚呼二人之力雖無能存宋乃其不忘
宋而獨存者其志良可悲矣昔太史公傷屈原至垂涕其所
自沉淵余讀宋史至此能已於太史之涕乎忠義

陳競江州德安人其先名崇者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法
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時嘗詔旌其門
南唐又為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七子昉七之世其家已十
三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親睦人無間言每食
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澣不共槽建書樓於別墅延
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希少昉弟之子鴻宋
太宗太平興國中江南轉運使張齊賢奏免其雜科開寶初已
競即鴻之弟競之世子姓益衆常苦乏食淳化初知州康戩言
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
粟之半云省齋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穀貴或勸其全受而
糴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

義為罔上之事乎至道初遣內侍裴愈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于淳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張洎因對及旭受貸事上為之歎息

鄒氏泉曰陳競之在宋一布衣耳非有瓌琦之行鴻茂之德也何以紀七義門也義門非自競始也起自南陳宜都王叔明代有聞人由叔明以迄于唐之大順間有名崇者益光而大之斯義門所由稱也崇之孫昉則傳世十三矣聚子姓七百矣又至於競則子姓益蕃矣乃能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閭門之內肅於公府亘古迄今豈有兩執余每慨淳龐之風既瀉而族姓之散處久矣如越中及徽郡亦多聚居累世為士者服冕乘軒而宗人混於氓隸莫知收恤其富人錮殖財賄

斤廣田廬寧腐粟 朽貫而宗家淪落流徙即在四世五世之內亦漫不為省甚者當其世之子孫已不務孝謹而隄侈敗軌以墮其家聲嗟嗟此何以稱義門哉余因識競以概其先世俾大族著姓昏慕而效之雖奕葉共居不可 猝得而能脩其孝謹長厚以延其世亦庶幾禮義之族云

徐積字仲車孝行出于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惕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毋

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動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哀經不
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滴聞之為
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幹
既終喪不徹筵几饋獻如平生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
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
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必使為君子又以
為君子必一言一行一思靡有不善聞之者歛衽敬聽為政和
中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鄒氏泉曰自遷固史而下至范曄始有獨行之名嗣是唐書
有卓行傳五代史有一行傳而宋史亦有卓行傳節孝與焉
夫獨行者事非通貞而風軌足懷者也一行者世變多故

而能脩節義者也卓行者行常人之所難行而安焉者也然
綜之作史者多列諸孝友或孝義之外豈非目之為太過之
行乎余謂若節孝者孝有至性終其身不變而行已誨人率
以古道宜入孝友傳使齒於中行而史氏顧柳之於巢谷叔
卿之儔以一節觀之非也紀義

种放字名逸洛陽父詡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每往來嵩
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放獨與母俱隱終
南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又得辟
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因號雲溪幅巾短褐負琴
携壺沂長溪坐磐石徃徃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時為歌詩稱
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太宗淳化中有言其才行者詔使召之

其毋恙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安用文為盡取其筆
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太宗嘉其節詔賜緡錢使養毋不奪其
志有司歲時存問真宗咸平中毋卒張齊賢薦其孝行召至對
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
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數日復召見賜緡衣象簡
犀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第一區自是屢召對異日暫還
山帝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大中祥符初命判集賢院
從封泰山拜給事中頃求歸山宴餞於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
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放性嗜酒嘗
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又嘗作詩有溪
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後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

旋求歸山遂表徙居高山天封觀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事
甚衆但外庭無知者因出所上議道議德議刑凡十三篇示之
鄒氏泉曰昔人言隱逸之士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
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焉而卒以功業顯其次則持峭
行不可屈於俗即應徵召退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企
慕而難馴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而不反天下後世常高其
風而不敢加訾焉余觀種放之行已始以為處身上次之間
究其竟竊嘗疑之彼其巖猿溪鳥之性固無意祿仕而戀戀
于虛懷待士之主亦屑受羈束故其詣關就列養疾還山去
來頗無定跡人有貽書嘲之者帝嘗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
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至於晚節好飾輿服廣置美田

嘗嫚罵嗣宗親詬驛吏時議淺薄之此史儻信放固不若末
焉者之為高歟唐史嘗言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至使人號終
南蒿少為仕途捷徑余為种放悞之

林逋字君復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
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

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

此從朱子言

史則云逋

子去逋

不甚遠

且從逋

工書畫喜為詩其詞澄澈峭特如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輞亦奇句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

嘗自為墓于其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膏猶喜曾無

封禪書之句尤為人所稱誦云

鄒氏泉曰余按和靖喜為詩然既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
錄以示後世和靖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
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篇和靖在景
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嘗過其廬贈以詩曰巢由不願仕堯
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為名賢所激賞
如此然則和靖所謂逃名而名隨之者非耶

蘇雲卿紹興間自廣漢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披荆畚礫為圃
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四時之品無闕味視他圃尤勝
夜織屨墜韜過革鳥人爭買之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
應貸灌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
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親造其廬致之帥

潛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因延入室土鏗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來款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帥潛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羞因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奚鍼

可尋弗力弗早予罪奚鍼
鄒氏泉曰觀雲卿之舍和隱璞秉道匿輝及兩言敬德遠之器識事業庶幾渭陽之遺老與乃竟挈治世具高蹈遠引逃弓旌之招何哉上有文武下有旦奭出而相與匡濟世道此尚父所由共載也彼雲卿者固蚤見高宗德遠之不克了恢復事矣故寧甘放草野而不詘其志子雲所稱其人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者斯人之謂耶嗚呼雲卿可謂善學尚父矣

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愈太祖自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取貨財兼土田楚材泣奏之令員暴稍戢太宗即位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金汴梁既下楚材請遣入城求孔子後封之付以林廟地召名儒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由是文治興焉遂分三科試士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近傳明驛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太宗崩皇后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人皆危之然以先朝舊勳后深敬憚焉

鄒氏泉曰元太祖信用楚材屬太宗委之以國而太宗果能推誠任之故楚材事兩朝三十餘年諸所建立悉展底蘊而與宋通好共滅殘金功尤稱最其後馬真后雖積憾之不能加害楚材亦嘗自言老臣無負於國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其自信者至矣然在相位日夕卒之日有譖楚材者言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宋王待制有雅尚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壁聲耳以較楚材能專美乎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元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世祖方渡江取鄂州憲宗崩訃音至希憲請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即位初

分漢地為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太平
霍魯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為變希憲調軍掩捕併獲其
黨悉置於獄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
出迎詔人心遂安乃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為帥
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進平章政事振舉綱
維綜効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靡不周至當時翕
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始議行遷轉法初法命臣時方
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魯帝曰孔子亦有
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既罷相詔
起行省遼陽及出鎮荆南皆有奇績自江陵還詔復入中書疾
篤遂不起

卯氏泉曰楚材在先朝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啓世祖及鄂漢
班師屢陳天命勸進自是寵任當國知無不為嘗言大夫謂
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耳天下事苟無牽制
三代可復也及議立門下省欲以為侍中竟為阿合馬折沮
而希憲之相業遂不終雖然元以夷狄主中國篡竊盜賊傳
耳即希憲有志王佐如世祖之不足為三王何

史天澤字潤甫善騎射勇力絕人元太宗即位天澤適入覲命
為真定河間五路萬戶分統漢兵與元帥俺蓋破蔡金亡移軍
伐宋乘勝而南所向輒克世祖即位拜右丞相凡前所建言治
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李壇陰
結宋人以益都叛遂據濟南天澤笑曰豕突入笠無能為也及

往討深溝高壘絕其奔軼果生禽斬之初天澤將行臨軒受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于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或謂李璣之變由於總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後拔襄陽以疾還帝遣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

泉按天澤平居未嘗矜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史鑑立論多出入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闐如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常澳告周墀之語謝之言相公無權自張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

不疑而下無怨人比比于郭子儀曹彬云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為歌詩授行軍總管從討李璣於濟南璣既誅朝廷懲璣盡專兵民之權故能為亂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弘範例罷至元初世祖念弘範功授順天路總管頃為萬戶戍萬山遂拔襄陽偕宋將李文煥入覲及丞相伯顏伐宋兵渡江弘範為前鋒敗宋師長驅至建康從董文炳由海道會伯顏進次近郊將命入城數宋大臣之罪皆屈服竟取稱臣降表來上初稱伯顏因選將校水陸分道南征連拔數寨乘虛破其北門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使之拜不屈待以賓禮送至京師師次崖山宋舟碇海中隱然堅壁弘範引師赴之出奇兵斷其汲路破

宋師宋臣陸秀夫抱其主昴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

鄒氏泉曰元世祖以烏桓之種而紹中國之大統即有臣如弘範出奇謀秘計以滅宋祇益余嘔噫耳其事亦何足道顧以論小倉大倉之說乃千古名言不可不識方弘範之守大名也歲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則歲有恒收非陛下太倉庫乎帝曰知体其勿問嗚呼頃歲大江以南靈雨為潦汙田數無禾枵腹之民常喁喁然以待蠲租

之詔苟加意民牧者有能述弘範之說以疏之

天子陳之當事其不感竦而大寬江南被災之民者鮮矣

余闕字廷心唐元人元統初賜進士及第為刑部主事以不阿

權貴棄官歸尋以脩遼金宋三史召為翰林修撰旋出盜起河

南陷郡縣起闕為副使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

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論屯田戢守計

表裏完固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安慶

倚小孤山為藩蔽命水兵戍馬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

遂薄城下攻西門俄饒州祝寇及趙晉勝又攻東南兩門群盜

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

士卒先仍分麾下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數而闕

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事不可為引刀自到墮
清水塘中妻和卜氏及子女皆赴井同時死城中民相率登城
樓自指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願
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
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
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
義有古良將風烈焉

泉按余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為文有氣魄能達其所
欲言詩体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蓋彬彬儒者
與乃其激丞相沙班討賊何其壯也守安慶左提右挈心力
拒賊又何其才而勇也即古之卻縠何讓焉其力屈城陷而

自到也不忍以其效死之身而斃於亂賊之手也義也夫闕
之死賊義之求尸塘中為之歎葬及安慶內附我

明嘉闕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云

杜本字伯原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未得其所上採
荒策大奇之力薦于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
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間丞相脫
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為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修官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事
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
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
言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

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数靡不通究
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為
清碧先生

鄒氏泉曰元史所載隱逸六人如杜瑛之從容對問張特文
之居官大致探所措注蓋非徒隱者也乃杜本未經召對亦
未嘗至官其議論設施不少概見獨其致丞相書所陳數言
者千古無人道得到此夫天下道術壞於支離人情搖於渙
散而禮樂所由以不興也本固見元之君相難與語制作矣
其稱疾不行也亦魯兩生之見哉而言論風旨又恢恢大矣

尚論編

尚書

二十卷畢

